

新華秘記



許指嚴著

民國七年八月三十一號出版

新華秘記前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毘陵許指嚴

校訂者 潤州何其愚

發行者 清華書局

印刷者 清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清華書局
一百三十號

版 專 翻 嚴
權 有 印 究

蔣序

天氣新涼。晚風拂拂。豆棚瓜塍間。聚二三野老。縱談往事。雖支離怪誕。無實錄可稽。而士君子恆樂聽之。耳或爲之眩。神或爲之迷。非習於妄也。其所言多系於治亂興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徵。與夫朝章國典治革廢存之數。故搜古家遂從而揣摩之。夫以野老家言。荒雜不經者。而耐人尋繹。猶如是。則夫士君子本其窺察治亂興亡挽救人心世道與其探索朝章國典治革廢存之所學。融創見。創聞。著爲成書。以餉此之好奇者。其人手一編。可斷言也。世界進化。蒸蒸日上。而國家社會上之活劇。亦愈演愈奇。幾入於不可思議之一境。特非親加搜索。則傳見傳聞。不足據爲實錄。其荒誕乃等諸野老。既搜得矣。而或拙於爲文。描摹難於盡致。無引人入勝之能。或工爲文矣。又疎於治亂興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徵。與夫朝章國典治革廢存之數。不足以鑑古。不足以懲來。故吾以爲國家社會之活劇。非善爲文者不能寫。更非邃於史者不能工也。許子指嚴兼此二長。久客春明。搜羅以富。其近著新華秘記。事事得諸實在。不涉荒荒誕。與坊間行本之宮闈祕史等。有天壤之別。士君子苟取而讀之。既以擴見聞。更以徵治亂興衰之

故。人。心。世。道。之。微。與。夫。朝。章。國。典。治。革。廢。存。之。數。吾。知。焚。香。讀。經。下。酒。讀。史。此。味。不。讓。前。人。也。於。其。行。世。之。日。爲。誌。數。語。於。耑。

民國七年八月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識於海上箸廬

俞序

今之世界一權術之世界也。無權。不得以眩時。無術。不得以濟時。此非吾憤激之詞也。共和告成於茲七載矣。觸於目。刺於耳。鑄於心。肺者。儔非權術二字爲之顛倒錯亂者。袁氏以推倒清廷爲己功。南面而稱總統。此袁權術之精進也。綜計袁氏一生。無不運其權術。而一歸之於詐。蓋有權而有術。固皆所謂眩時濟時之具也。有權而益之以詐。則必債其身矣。嗟嗟。八十一日皇帝。僅博夫蓋棺附身之死榮。權詐之極。抑何可悲可慘耶。吾人屈伏於專制淫威之下。凡有血氣者。莫不願共和成立。得以一伸吾氣。袁氏卽利用此民氣。濟之以權術。創遜位之名。義於前抱九五之尊榮。於後其處心積慮。蓄之以二三年之陰謀。固欲一逞其君天下之宿抱也。吾人方日望其守誓養民爲共和之圭臬。適足爲慣用權詐之袁氏一笑。所不能自料者。一死字耳。死則權詐亦無所爲力矣。論者謂袁之稱帝實禍起於家庭策劃於肘腋。斯則吾儕鄉曲之士所未曾知者。第掬此權術權詐之區別以爲新華祕記之發凡耳。七年秋海虞俞天憤誌於寓廬。

新
華
秘
記
序

吳序

上自國家大事。下迄里巷瑣聞。莫不有記載之以供後人傳誦者。是卽所謂史也。然則史者。固所以使後之人士奉爲圭臬。有鑒於前此之得失存亡。而以資借鏡者。然亦未可盡信也。蓋天下無真是非。有毀之者。亦必有譽之者。則記錄其事。亦未必遂能公允。况處專制之世。一言不合。立遭慘禍。故凡屬食毛踐土之士。無不當傾其天王之聖明。卽奉命以修史。亦必多方改竄。委曲求全。以符明哲保身之旨。其事之正確與否。固可勿必加問。則史尙真可信耶。且文人無行。自古已然。苟有啗以利者。恐趨之猶虞不及。何能若董狐之秉直筆。以誅奸。譬諸楊雄。美新蔡邕。德操在其一身。而論固有知己之感。而誓竭盡所長。以報然。設以此類人物修史。而勿淆亂黑白。顛倒是非。譽操莽爲堯舜。禹湯之流者。吾不信也。故正史之略者。轉不若求諸野史。蓋撰述野史者。與書中人氏。初無若何恩怨。僅知秉筆直書。殊不必故加。以若何毀譽。斯則其事尤爲可重。他日得輯入正史。而傳諸萬禩。亦未可知也。試以今日之我國。察之豺狼當道。百鬼夜行。可謂舉國無一完人。然而跋扈陰狠。若袁氏猶大有歌功誦德者在。則他日之無信史。可

觀固已明矣。是故有心之士爲抱杞憂則故輯其事以爲野史。雖體仿祕辛說苑未必得遂傳諸於後。然其苦心孤誼要亦足以傳矣。吾鄉指嚴先生爲僕父執亦爲近世俊彥。文壇健將而出其餘技以爲裨官家言亦已著作等身。洵有以夸虞初而赫夷堅者。史學一道尤爲所擅。近因受有種種感觸復退而執筆續野史家言。若南巡祕記十葉野聞諸書皆屬煌煌巨製與衆殊一編旣出光燄萬丈要爲歷久不磨之作。今復以其近著新華秘記交本局刊行於袁氏家庭及政府之種種瑣聞無不列入結構之精文詞之雅以較前作且有過之。雖屬野史而卽以當洪憲一代之信史觀亦無不可也。嗟乎袁氏未竊位以前席捲南北睥睨孫黃固亦一世之雄乃曾不剎那身亡國滅僅留此崔巍之新華宮殿供後人之唾罵憑弔矣。而後來者猶方興未艾亟起直追亦步亦趨罔有顧忌苟覽及斯文恐亦將有廢然以返矣。則是書之作又豈徒然哉。

中華民國七年相月八日同邑綺緣吳惜偶撰

自敘

國命不辰。迭遭顛沛。於是有操莽者起。而覬覦不達。時變不知分量。行復。胖。胖。螯。螯。至。僞造民意。以欺天下。後世此洪憲八十三日之戲幻。所以遺羞神胄。騰笑友邦也。其事實大。耑自有董狐秉筆者。在不賢識小。鰕牛寧無其責。顧爾時既以病廢。不復親睹。內幕迨寄食國門。則海蜃之帝制。已先泯沒者數月。憾吾遲晚。思有以彌之。乃友朋設讌之餘。里巷傳布之末。經過遺台老樹。或泥爪宛然。偶讀斷簡殘編。亦徵信未遠。自託於夢華翦勝諸家。掇拾叢殘。績此襪線。自慚無狀。未敢以質大雅。會嗜癡同病者。辱問。僕及用最錄之。遂成函帙。雖然。覲事丹彖。妄備乘牘。主鉛。惜有數者。亦不敢知。曰。此亦傷心人。不得已之所爲也。夫時代滄桑。文章官樣。讀史者之恨。不於其文繁事簡。而於其失真。則下求之野。乘往往是非不徇忌諱。胥捐而恩怨之左右袒。又復若風馬牛。然是則存真之可寶也。易世而後。雲日共見。清濁攸分。固理勢有當然者。乃或巧詞脫過。隻手蔽天。莽大夫往事。無徵。狗官兒故態。復作紅丸挺擊之案。可翻燕子春燈之牋。可譜長袖善舞。何妨覆雨翻雲。國破家亡。我輩富貴自在。特藉禹鼎溫犀。象此盧藍。秦削是

則。鋤。奸。之。爲。貴。也。黃。袍。加。身。者。私。室。嬉。笑。攀。龍。附。鳳。者。醜。態。難。堪。袁。公。路。稱。帝。百。日。郭。彥。威。快。活。一。時。乃。復。竭。意。鋪。張。任。情。淫。縱。朱。溫。徧。亂。張。氏。之。室。祿。山。盡。括。河。北。之。財。鄆。鳩。之。金。銀。器。皿。刼。奪。易。空。咸。陽。之。鐘。鼓。帷。帳。一。炬。殆。盡。以。彼。方。此。尙。爲。幸。事。而。多。財。厚。亡。悖。入。悖。出。天。道。好。還。人。心。大。快。其。理。固。不。可。掩。其。事。固。不。可。稽。是。則。垂。戒。之。當。務。也。神。仙。方。士。之。錄。識。祖。龍。所。以。亡。西。京。十。洲。之。記。覘。漢。武。不。足。治。下。逮。秘。辛。雜。俎。外。傳。遺。事。山。海。迷。樓。可。志。六。郎。婉。兒。可。傳。月。殿。秋。宵。則。長。生。譜。其。私。語。銅。屏。春。色。則。控。鶴。矜。其。祕。聞。野。史。可。補。方。書。拾。璧。亦。充。談。助。是。則。博。聞。之。有。資。也。學。殖。旣。荒。珍。斯。敝。帚。而。已。若。夫。安。雅。之。彥。斥。爲。淫。哇。方。聞。之。家。嗤。以。齊。語。則。又。何。說。之。辭。高。陽。氏。不。才。子。指。嚴。

新華秘記前編目次

瘦馬陰謀

玉嬌

小王爵

京津兵變

修改新華宮

皇室遷居議

北海射鴨

玉龍杯

金妃

綠牌豔語

籌安會裏幕

國民推戴書

救國儲金

大典籌備處

七十萬金之龍袍

金匱石室

六君子

魏文帝與陳思王

瓊島古碑

招待偉人

石家莊慘劇

張方案索隱

御弟革命

武義親王

新華秘記 前編 目次

小鳳仙

皇姪

十三太保

陸屠戶

燬宋案異聞

財神

女子請願團 附妓女

女官長

國民代表活劇

乞丐請願團

新華秘記前編

毗陵不才子指嚴述

瘦馬陰謀

友人薛君爲予言。袁氏實排滿倒清之主。動人物。且惟一實行家也。薛固久任袁氏幕僚者。予詫其辭而知其必確有見地。因詳叩之。薛曰。此事在當時絕秘。洪憲盛時。尤罔敢道。隻字。今洎上之墓草青矣。言之固無害。且日人稻葉君山著清史已略揭其隱。惟內幕未盡披露。今破工夫一道之爲子秘記。作資料可乎。袁之知滿人不足有爲而處心積慮。施其破壞之陰謀者。實始於辛丑回鑾而後。及榮中堂既死。則進行益猛矣。庚子拳匪起。袁方任魯撫。獨不附和諸親貴。而與東南同盟。爲河淮間保障。使義和拳之壇案不敢越雷池一步。諸滿人銜之甚。必欲殺之。特以在外省緩焉耳。惟榮知袁有雋才。私相倚庇。袁亦感激。故未遽萌異志。且以爲滿員中尙有人也。時端剛等私繕一書致袁。速其贊成拳匪。并令調和江鄂兩督。須一致排外。否則即將復更其位置。袁意頗動。乃遣心腹走京師。私詢於榮中堂。願聽指授。機宜榮乃以守定主張。顧全大局八字報焉。袁遂決計拒絕拳匪。與諸親貴抗衡。皆榮相力也。時革命黨之旗幟時揭起於滇。

粵間及回鑾後舉行新政。勢益飄驟。袁知大禍將至。嘗因燕見榮相。從容進言曰。國家大計。當防患未然。今默觀兵力財力及民情輿論。較之庚子以前。大相逕庭矣。強鄰逼處。復在在棘手。而黨人假擾其間。東竄西突。其勢未可撲滅。一日變起。恐非教匪髮逆之比也。公忠誠體國。歷有年所。似宜早爲根本解決。俾祖宗基業磐石萬年。某願奔走疏附。其後萬一不效。亦有以答皇太后皇上之恩遇耳。榮沈吟良久。喟然曰。君言良是。予亦知近日朝廷敷衍新政。浮費無益。但皇太后春秋高。狃於成見。未易破除。一切皇上敗於前事。威信已墮。更不足言矣。予幼蓄於太后。雖貴顯殊無特異之權力。且老矣。尙何能爲他日繼吾志事者。惟公幸好爲之。此時尙非機會也。袁肅然起謝。旣而曰。立憲練兵二事。果何如。榮曰。立憲非朝廷所信。老佛特以此牢籠中外而已。兵事積弊甚深。國家歲糜巨款。收效殊鮮。新兵習聞民權等說。未必忠於朝廷。吾懼他日之禍。卽中於練兵也。君如柄政。能維持之。則祖宗社稷之幸耳。袁旣退。語其親信曰。滿員中止一榮中堂。而暮氣已甚。餘則非尸居亦乳臭耳。尙何能爲。自是一變其態度。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凡新自留學東西洋歸國之學生。竭意延攬。而於東洋歸國之昌言革命自由。

者。尤嘉納。無忤。且私有所餽遺。甚厚。幕僚咸詫異。袁知之一日。私室燕談。笑謂諸人曰。蘇長公論戰國養士。謂智勇辨力。苟有人收而養之。則天下靖矣。今革命黨氣餒。方張吾將用此術。翦其羽翼。是或藉弭將來之亂。未可知也。吾聞吳中村嫗。有蓄雛女於家。比長飾而售之者。諺稱瘦馬用意。又毋乃類是。與其供盜匪略賣。毋寧爲村嫗之瘦馬也。衆笑而服。復論及皇嗣事。袁歎曰。當必有攝政王出。見渠狃於前事。不顧大局。吾行且受挫折。雖然。虛憍之氣。孱弱之朝。其與能幾何。苟吾言不中。尙可支拄殘局。幸而言中。則必有安受其燼者。檀道濟謂壞汝萬里長城。與吾爲仇。於渠果何所利耶。衆亦爲之太息扼腕。無何。兩宮晏駕。宣統帝嗣立。醇王果攝政。以戊戌政變。德宗失勢。事銜袁次骨。譴責交加。袁知不可留。遂以足疾罷職。退居彰德。杜門却掃者三年。顧此中歲月。實非閒暇。乃正製造革命黨之良好機會也。時留東學生之歸國者。必繞道謁袁。袁分別其才之高下。以爲待遇。其私邸中。談讌游觀。無不座客常滿。而尤親密者。則有金某。陳某等。設有盟誓。誼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買野馬。瘦馬自引其類。或助黨中爆發之資。故宣統紀元後二年間。無月不有革黨揭竿之舉。皆袁之金錢蒸。

發力也。某黨人嘗述其經過事蹟曰：初予等以袁爲黨敵，列其名於暗殺之單中。會將往滇南接談黨務而資斧無着，告貸於密友。密友屏人謂予曰：爾以吾爲富有資財乎？予之揮霍實有人供，予取求非予所固有也。予問其所主，則附耳告以袁之別號。予駭詫，見於色。友曰：子勿爾。袁實惟一贊成革命之人，且將來實行家，必袁也。子倘有所需，渠固無不應者。屈子玉趾，吾當以介紹。自居予姑應之。蓋心中方有出入，以爲得近袁氏，自有作用。苟睹其意，不誠尙不妨作暗殺之階梯耳。遂從友往謁，及至見私邸閼麗園林池館，擬於王侯，且警衛環列，檢視綦嚴。獨友人悄然前行，與警卒數語，警卒略視予，遂不復過問。聽予隨友直入歷堂，宇數折，得一園門，其中花竹蕭森，池沼幽暢，復有司閤臧獲，咸鵠立以肅。予友曲折引予入一館，題井雕繪，皮架琳瑯，壁間多法書名畫，商周鼎彝，友乃指一榻坐，予旋出至廡下手按柱旁一牙釘，知爲電鈴。呼僕者須臾，一衣履華潔之少年趨入。友乃舉予所預備之履歷書付之，且喃喃有所語。語殊細靜，中諦聽亦不可悉聞，似爲有急事求見云云者。僕唯諾而去。良久，又有二僕入，則檐一食槃，其中羅有餅餌湯餃糖果之屬，約十數事。友謂予曰：子來當飢矣。渠出尋常。

點心。盍嘗之。予亦不辭。試餽餒。其三。四。咸可口。食竟。僕復進茗。撤具。越一二小時。其間煙酒供奉。絡繹不絕。頃之一僕始入。曰。請友顧予。曰。可入見矣。乃振衣行。歷花壇橋榭。數處始抵一精舍。簾幙四垂。異香馥郁。庭前花鳥迎人。怡然心醉。僕揭簾讓客。予側身入。則數年來懸於心目間之目的物。袁氏斜倚醉翁榻上。見客至。擲書而起。走就中楹之一長桌旁。肅客坐。友與予俱行鞠躬禮。相見畢。逡巡就座。袁氏豐下微髭。目光炯炯。然態度殊甚樸誠。略詢予之在東狀況。旋以最簡單之語獎美。亦無溢詞。其時左右絕無僕從。似預告戒令。暫避者。予心怦怦然。以爲苟欲行事。此豈非絕好機會。顧彼如此誠懇。且有禮賢下士風。絕不似前此所傳之奸惡。昔鉏魔見趙盾忠於所事。遂觸槐而死。百聞不如一見。古今同軌。予雖不效鉏魔之捐生。顧安能不因此而心折。將來革命事業未始不出此偉人之手焉。敢復作仇視想哉。予因收拾妄念。亦復振作至誠以相應答。袁亦賞予扑愿。沈毅。略談時局變態及政治改革學說。予舉東西各國大概以對。意殊侃侃。袁似首肯。末因引友語謂予。聞君南行已備。贐儀。戔戔之敬。幸勿峻卻。儻此後緩急有需。儘可相告。勿見外也。予感激之私。幾難擇語以對。唯唯而已。旋即辭出。袁